

移本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日出版

全年三十二期
每逢十日出版

教育新站

每期定價二分半年三角
全年五角郵費在內

第六十一期

關於鄒平鄉村建設問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 認爲新聞紙類

本日期錄

鄒平鄉村建設一覽圖	梁漱溟先生講
鄒平鄉村建設的幾個重要問題	陳增善記
一封公開的信	梁漱溟
讀「一封公開的信」後的疑問	楊汝熊記
	汝熊一增善

時至今日，中國農村問題的嚴重與要求解決的迫切，已無須辭費了。當前的問題，只在站何立場、由何途徑、擇何手段、對何癥結解決此問題。梁先生提倡鄉村建設以解決農村問題乃至整個中國問題，頗引起國人注意。究竟梁先生的理論根據是什麼：在梁先生直接指導下的鄒平的鄉村建設之實際情形怎樣？這是更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本年五月三日，梁先生因事去南京，道經徐州，應徐州各界之請，下車作公開演講二天，第一天報告鄒平鄉村建設的狀況，第二天集合徐州各界在本館對鄉村建設諸重要問題作周詳之討論。本期中第一篇即梁氏對鄒平鄉建概況的報告，第二篇是鄉建討論會的紀錄。記者自信用過最善的努力，使所記字句與當時語調儘量近似；惟此二稿因匆促趕印，未及寄呈梁先生過目修正，設有錯誤處，當由記者負責。再者，最近鄒平所刊鄉村建設上載有梁先生的一封信，此信雖簡短，實在是對梁先生鄉建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的理解上，一個極有用處的關鍵；記者讀後，曾有許多感想。茲將梁先生該信原文及記者讀後的感想，同刊於此，以資讀者參閱研究。編者謹按。

鄒平鄉村建設一般

梁漱溟先生講
陳增善記

主席：在座諸位同學；剛才主席介紹的話，推獎太過，愧不敢當！今天預備講的話，想把我們工作的大概情形介紹給大家，——先略述事實及經過，再講理論一方面的話。

兄弟同我的一般朋友——所謂朋友，是指國內各地與我往來的鄉教同志——在民國十六年以後，放寬一點說，還要在前兩年。十六年起，兄弟在廣東，十七年以後回到北方來。比較具體一點的事業是河南村治學院。村治學院在十七年籌備，十八年成立，惟今已結束，——在十九年便已結束的。二十年春，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研究鄉建問題。其實在山東的工作的大體方式及其意義上是和河南的村治學院差不多的，不過在籌備鄉建院時，覺得用「鄉村建設」四字比「村治」二字妥當一點。因「村治」二字是生強硬造出來的；而且「鄉村建設」四字是現成名詞，目前四字連用起來，已很普通，很流行了。鄉建院自二十年春籌備，至秋季成立，到今已有三年多光景。

我們過去的工作，多着重於人才的訓練及問題的研究，所以鄉建院兩年來很像一個學校。所不同者，培養出來的人是做鄉村建設的實際工作的人。最近這一年來，工作才不同了一點，院裏沒有學生，不做培養人才的工作，從去年七月起，我們的主要工作，在兩個縣裏。山東省政府劃定二縣，給鄉建院做實驗區。因此我們的工作偏重於地方實際工作方面。這是比較的說法。

現在欲與大家說明的是這一年來的工作情形。一縣，一

是鄒平，離濟南，沿膠濟路，向北不很遠，在山東中部；又一是在山東西部，即曹州府首縣荷澤。這二縣在行政上完全屬於鄉建院。民二十年，在鄉建院成立時，即劃定鄒平為鄉建實驗區，惟在鄉村建設上有許多事，不能做實驗工夫，所以這一年不能算是鄉建院，只能算為縣政建設實驗區。這是一個不同。怎麼講呢？從前鄒平雖為鄉建實驗區，可是不能照自己的主意去做，現在却有機會去做了，比如辦合作社原本須要依照實業部頒佈的法令，現在却不必。現在政府許可我們依照自己研究所得的方案辦法去辦，如關於地方自治，鄉村自治，也可包括在我們縣政建設之內，不一定要遵照中央的法令。現在有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們去實驗，從名詞上也可以看出前後的不同，縣政建設實驗區比鄉村建設實驗區，範圍要大一點。

縣政建設實驗區裏的工作包括三大項：

第一、縣以下地方行政改革的實驗工作。縣政府為一行政機關；今日中國縣政府究竟怎樣辦才好？比如縣政府的組織應該怎麼樣？應該如何分科？人員的分配應該怎樣？司法由縣政府兼理的好還是不兼理的好？這些問題都有待於研究和實驗。這在鄒平荷澤便自己有一個方案，種種新的行政都可依自己所立的方案去試辦實驗，跟其他縣份是不同的。

第二、縣以下地方自治研究推行的實驗工作。普通，縣以下有區，區以下有鄉；鄉有鄉公所，區有區公所；各地從鄉自治到縣自治的完成，便是全國地方自治的完成。這是國

民政府規定的地方自治建設的一個程序。究竟怎樣推行，才能完成，這是我們第二項工作。這工作也按照我們自己的方案去做，但必以縣行政完成為期。

第三、社會改進的工作，就是狹義的鄉村建設工作。社會的改進工作，從經濟上，文化上求社會的改造，使之進步。這第三項工作很重要，是第二項工作的根本。做了社會的改進工作後，第二項地方自治的推行工作才能容易做。如社會改進工作沒有辦好，社會沒有進步，地方自治便不能成功。社會改進工作為地方自治推行的條件。社會改進工作與社會教育或民衆教育很相彷彿，或者就是一回事。

我們的實驗區——鄒平荷澤二縣裏就是做這三項工作。這是一個粗疏的概述。

鄒平是一個比較小的縣，有十六萬人口，三四百村莊。就地方情形說，不算苦，家家都有地。有地的約佔百分之九十幾。可是大地主很少，沒有有地二百畝以上的人家。這裏說的畝是指「大畝」，每一「大畝」，約當三畝；故所謂二百畝，即相當於六百畝。我們工作中最重要的，即是鄉村組織之試驗。粗略說來，便將從前所劃分的七區取消，按地理、習俗等，將全縣劃分為十四鄉。鄉以下為自然的村莊。原來有三百戶五百戶的都為一個村莊，過少的把它改併。過去的閭鄰長編制還沒有廢掉。不過區、鎮、鄉各公所及區長鄉長取消後，將怎樣組織呢？我們便這樣辦法：村設村學，鄉設鄉學。這村學鄉學，一方面看去，像是個學校，因為有學長、學董會、教員、學生；從另一方面看，就是地方社會的組織，因學長、學董即為該地方社會的辦事人，學生即為全村的男女老少。這樣，以全村做一個學校，我們有一個名詞說明牠，即

「社會學校化」。村學的用意和作用，有八個字，便是「改進社會，促成自治」。全村父老子弟共謀全村的進步，共謀全村改善，故說「改進社會」；學董是辦事人，學長是領導者，學生大家一起來辦事，故說「促成自治」。這八個字是我們的口號，的目標。

村學做些什麼事呢？

(甲)在縣政府與鄉學指導協助之下，酌量在村中設成人部、兒童部、婦女部、彷彿學校教育。兒童部相當於小學。所謂酌量，即根據財力而定；若三部不夠而財力有餘，可設五部，即再加老頭部、幼稚部。總之，村學對於全村各個份子都擔負教育的工作。

(乙)在縣政府同鄉學指導之下，相機進行社會改良運動，如禁烟、禁賭、放足、節慾等。此外並相機辦理社會建設事業，如築路、造林、組織合作社等。這些都是村學應當做的事。

而(乙)項工作所不同於(甲)項的，(甲)項好像對各個份子做的工作，(乙)項是對社會全體設施的事業。但兩者都是教育工作。

同時，仔細看時，村學也便是自治機關，因(乙)項中做的便是地方自治工作。自治工作內容不外乎此。我們不過將自治工作放在教育中去進行就是。

村學上面有鄉學，包括三十幾個村莊。鄉學比村學高一級；村學裏的兒童部似同國民小學，而在鄉學中便相當於高級小學或完全小學。因為這在村學中是辦不了的，歸入了鄉學，合三十餘個村莊，在人才上，經費上都足以辦理。鄉學，在工作大體上是和村學一樣的，凡村學辦不了的事，都可

歸入鄉學去辦。

縣政府對學董會，給它一個委任。學董會接受了縣政府的委任，去辦鄉學。我國普通區長原也是受縣政府的委任去辦事的。鄉學學董會中有一人很像是區長。村學學董會中有一人很像鄉鎮長。所不同的，上面還有學長；學董會是團體而非個人。以此來替代從前的區鎮公所。粗畧講來，鄒平一年以來的試驗工作就是這樣。有許多工作，如農產改良及合作社等，都是賴村學鄉學來推行的。舉例來說，比如鄒平城北有數鄉，在從前是第六第七區，現在則為第十一、十二、十三鄉；這幾鄉原來是產棉的，可是因為棉種不好，近來棉產量及質地都已減退；我們對此，即作棉種改良運動，以我們農場育種所得結果，供鄉學村學去推廣於農民，農民所收棉花，復由合作社來運銷出去。又如造林，我們也教鄉學村學去辦。再如放足，再如禁烟賭以及婚葬等事之節約運動等，也都是鄉學村學應做的工作。有時由縣政府發動，有時由鄉學村學發動，惟鄉學村學在辦理時，都須受縣政府的指導。由村鄉縣以至研究院，都是有縱的一貫的系統的。

此種組織，行來不滿一年，講成效也很不容易講，不過社會改良及建設等事，一直在做。如改良棉種運動已做了二年。在推廣美棉的第一年，只有四千斤棉種，至收成時，已有三萬多斤。去年——便是第二年，竟有三十多萬斤棉種。各合作社的職員，都派人到鄉學去受訓練。從去冬到今春，共辦了合作訓練四處。預計今年的收成，籽棉可收三百萬斤，棉衣可收一百萬斤。上海紗廠及銀行界很重視這棉產，願意協助我們。這是前途有希望的工作。

鄒平比較的沒有大匪患，鄰縣章邱就有。不過也不是絕

對無問題。去冬曾辦自衛訓練，是集中訓練；每二十五家出一人，全縣共一千多人，分二次訓練，即五百人訓練一次，由我們院裏教官去教他。結果還好，來受訓練的都是「有身價」的農民，不識字的很少。他們多半都是自己來的，並非雇人來代受訓練。雇人來代的只佔四分之一。訓練後分頭回鄉去，一鄉有一隊，全縣十四鄉共有十四隊，該鄉的治安就由該隊維持。從前鄒平每區都養有常備團士五十至七十多人，由地方負擔給養，可是有種種不好的流弊，如勾通甚至包庇匪類等情事。現已統統把它解散，由鄉隊替他。隊長多由高小畢業小學生充任，常住在鄉隊裏；其餘隊員都在家裏。這樣一方面可減輕地方上的負擔，一方面並且沒有流弊。

鄒平的大概情形便是這樣。

在荷澤這一面，去年黃災很重，論理我們工作應該很受打擊，因過半數村莊都被淹沒；可是從另一方面說來，也得了黃災的好處。

荷澤全縣有二十鄉，每鄉設一鄉農學校。辦鄉農學校的以委任去的人為主；不像鄒平：鄒平是由地方上的人充任的。又在荷澤仍以行政力量去推進，每一鄉農學校施行鄉村自衛軍事訓練，同時使他受四個月的大眾教育。將民眾教育與軍事訓練合在一起施行，規定民眾在一定年齡，即須受軍事訓練一千多人。現已訓練到第三批。去年黃河決口，防水工作如築堤等，都是由鄉農學校率領那五六十農民去做的。水災以後的救濟，也以鄉農學校為救濟機關，如調查水災的損失，對被災的救護，都靠那五六十個訓練的農民做的。因此救災工作都較他縣辦得有條理，到荷澤放賑的人，心裏很

覺得痛快，因為他們都已知道把賑應該放到那裏去。

剛才說，我們的工作得到了黃災的幫助，怎麼講呢！首先，黃災讓我們做工作的人與鄉民發生了很好的感情。平時去辦鄉校，他們不一定歡迎，因為他們覺得我們這工作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在大水災中，他們看見我們鄉校的先生與同學，晝夜不息在水中來回奔走做救濟工作；大水來時，都以性命來拚；人到患難時，易生感情，經過了這次救災工作以後不論做什麼工作，都很順利。

不但如此。災後各方來放賑，必須做調查工作；調查這工作，有經驗的人，都知道是很困難的；此次災後去做調查工作，很好做，因為他們知道調查後，非加稅而是放賑。再者，災後也很便於組織農民。有十幾畝地的人家，因放賑放不到他，我們乃介紹中國銀行及民生銀行來放賑，從而可使農民組織互助社。這樣對於農民的組織就有很大的幫助。現中國銀行，民生銀行放款有放三萬的，有放五萬的不等。這是水災給予我們的一個機會，在平時是得不到的。去年放的農賑，都要在今年還錢的；我們預算起來，今年麥子收起來時，因要納糧及還銀行裏的錢，大家必將急於把麥子賣出，麥價必賤，故我們特組織農業倉庫，辦理運銷合作，提高糧價，使農民少吃一點虧。

再有一事，屋子塌倒了，災民太多，收容不了。一部分過分老的老人，及一部分年紀太小的孩子，都不能收容。我們特地收容十歲到十五歲的孤苦無人照顧的災童，共一千多。給他們喝粥，使他們受教育，叫他們住在鄉校。去年我去看，有一鄉有二百災童，很整齊；第一、年齡很整齊，第二、衣服很整齊。衣服是上海巡警穿舊了的用不到的制服，由上海方面賑濟來的；給他們穿了，好像一羣小警察。吃飯時大家在一起，蹲在地上。飯前飯後都唱歌。這覺得都很整齊很

好。這裏有一點意義：假使他們不受到水災，不成爲災童，大概就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因受災而受到教育，而且從小能受這樣的教育，這在一方面，水災給了我們工作上的一個幫助，同時他方面，使這些兒童對於他將來也有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此次劉匪（指劉桂棠——善）竄擾的地方很大，在蘇魯邊界擾亂得更利害；但不敢入曹州，在曹州西邊繞了一個圈兒走了。如果他們真的進曹州來，也擋不住；可是他們若來時，在荷澤可以調集三千多農民武裝起來自衛防守；他們對於這三千多農民的武力，犯不上自找麻煩。由此也可見農民能自衛的好處。

以上是鄉建院工作的大概情形。我這裏講的，偏重於鄉村組織及自治工作；關於縣政府的改革一方面，因諸位興趣少些，不再報告了。

總之，中國一切事情都在改變中。在改變中就應該做實驗工作。不必把各種事情都做齊劃一。如地方自治組織，這時尚不應該說那樣好；應該在實驗探求中。這是我們設立鄉建研究院的根本意思。我們想探求出一個方向，開闢一條新路，同時要想推動鄉村社會向那新方向前進，使農民不識字的識字，無組織的組織，不生產的生產，從地方社會的改進，到地方自治，到縣行政，以及到整個社會制度都有辦法。這樣，基礎打好，國家才能建設。

我和幾個朋友，原做的是社會運動，或可說社會改良運動，或也可說是社會改造運動。不過政府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去探求一個新的方向。這種社會運動，可說是一種社會教育。因爲是一種教育，故在鄒平的工作，每被人看作是一種教育工作。人家往往把定縣與鄒平相提並論。其實從動機上講是不同的：鄒平工作的動機不在教育。現在鄒平的工作才轉到了教育上來——這原是從「鄉村自治」轉過來的。

鄒平鄉村建設的幾個重要問題

梁漱溟先生講
楊汝熊記

梁漱溟 此次到這邊來，很感覺到徐屬各縣有不少有心的人，不甘於鬼混日子，很要求有辦法，這讓我們很欽佩，算是比旁的地方有希望，有生機：譬如昨天有蕭縣陽山好多朋友來看我，並不是我值得大家歡迎，實在大家想找辦法的意思很親切，所以我也很想到蕭縣去一次，我並不見得有什麼貢獻，但是也許大家合起來能有辦法，聯合同志是我心裏常常想到的。昨天晚上我就想過，最好能有長些時間的討論，比較切實一點，我也可以答覆諸位的問題，這就是今天開這個會的動機。

以下我先開始來講些話。前晚初到徐州，在農民銀行與王公瑛先生談話，他便問我：現在農村經濟已破產到如此地步，有什麼辦法嗎？提倡合作，還是辦理農業倉庫？鄒平是否已經有了辦法？我當時是這樣答他：如果只是就眼前枝枝葉葉去應付，對於遠大的前途沒有眼光，沒有觀測，不去注意，只顧眼前一個一個小問題，那是沒有辦法的。譬如手工業這個問題，也不敢說手工業便不能提倡，不過手工業能解決這個問題麼？我們從大的方向大的前途上去看，那麼總是機械文明代替手工，現在提倡手工業也許有一點小補，而決不是向前走下去的大路，辦理儲押倉庫，也是同樣情形。必須能解決整個問題，就是中國問題才行。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份，必須對於大的問題大的前途有一個估量，彷彿看到將來要往那裏去；能這樣，則眼前的作法即為對眼前問題的應付，看做是直接的，這一步為達到那一大步的一小步

，那麼提倡手工業儲押等事都是可做的，這樣去走眼前一小步，比看不見大的前途的一小步，要走得對一點，方向免於錯誤，昨天早晨在銅山縣民教館，那位館長也問我現在農村經濟破產有什麼根本辦法，我的回答也是這樣：眼前沒有什麼根本辦法；也可以說有，看清了前途，眼前的小辦法便是辦法；也可說沒有辦法，其實並不是沒有辦法，如果看不見前途，眼前便會發愁。

接着再談談經濟問題。經濟問題讓我們很快的聯想到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單靠經濟問題之解決是不行的。農村經濟問題要從中國問題求解決，經濟問題要從政治問題求解決，政治問題也不能從政治問題解決。政治是表面，是上層，還要受社會其他條件的影響。我們如果認真向問題去求解決，問題都是互相牽引的；辦教育就只談教育，是不行的；雖然只辦教育也有其是處。我們不要怕難，怕牽涉多，因緣事情原來是互相牽涉的。徐屬各縣很多人有望前求進的意思，對蕭縣許多先生我也很佩服，但是蕭縣人如果僅看到蕭縣，是不行的；手可用在蕭縣，足可站在蕭縣，但眼不能只看蕭縣，眼是要照顧全局的。

照前面的話，我們不能局部要求解決中國的問題；任何一方面的事都在全局中有它的意義。可是中國問題如何能得解決呢？我有貢獻一個意思：當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不可從我們這一面亂出主意，這樣辦就好，那樣辦，就好，這些大概都是錯的。問題來了，我們要平下心去觀察

，去看，去尋找：這問題它自己將如何去解決，這問題它自己是要解決的。中國問題中國是會解決的，中國問題除非中國讓外人瓜分共管，彷彿不是自己來解決，否則一定要自己本身來解決的。如看不出它本身的解決，我們代它出主意是不行的。如果我們抱着這樣態度使對了。

當我們看中國將如何解決它自己問題時，第一要看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動力」就是能動的力，有了動力就有解決的方法了。有很多先生們只看出辦法，寫出一個很大的方案，要解決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問題；但他們不知實行此方案要靠什麼力量。我們要慢點找方法，要看解決的動力在那兒，方法它自己會找啊！

照我所認識的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是在智識份子與鄉下人的結合。在這結合中，智識份子為發動的人，並不是主力。我們所謂鄉村建設，是一種社會運動，不是國家的一項行政，不是政府的設施。這種運動以智識份子為主動，以從事鄉村建設，這包含了社會改進、社會改造、社會改良等意義在內。在這運動中，智識份子與農民結合起來。那麼當他們結合起來以從事改進時，可以產生，創造中國一新的文化，開出中國一新的社會，可以探出中國一新的路子，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路子。就未來說，它是開出新社會；就眼前說，它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樞紐、的轉機。我們相信中國在最近未來可以得一轉機，轉機即在這兒找。智識份子看到唯心運動的無當，將向上跑的路折回來向下去，不向中央去，向地方跑。這個風氣開動，與鄉下人結合，發生一種力量；就在這地方是中國的一個轉機。眼前的轉機靠着這；未來的實現新社會的轉機也靠着這。徐屬各縣地方上有好的生機，有心

人不甘鬼混日子，想找辦法，如果中國像這樣的人能大家聲氣相通，甚至不止互相來往，還有共同行動，中國問題便可解決，否則只發愁仍然沒有一點辦法。

陳增善 梁先生，諸位先生，本人對於梁先生的鄉建運動有些疑問。不過我對梁先生的著作，看得很少，所以對於梁先生生平全部思想的發展與轉變的歷程，以及目前梁先生思想的體系，都不大清楚。本人此刻所提出的疑問，是根據梁先生昨天和今天的演講而發生的。

本人疑問有三點。

第一、梁先生分析形成中國問題的原因，有政治、經濟、教育等等好幾方面；而這許多原因，依梁先生的見解，又是各各並立，互相影響的。梁先生並沒有提出這些原因中間的輕重的分別與主從的關係。這樣，梁先生便陷在循環論裏面兜着圈子。事實上原因本身也有原因，問題更可派生問題。請問梁先生：形成中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就是說，含有決定性的根本原因在那裏？

第二、梁先生提倡鄉建運動，并想從鄉村建設上解決中國問題，良以農村問題，不論從農民數目上講或從農產數量上講，都是中國問題中的一個主要問題。而本人更以為農村問題中，在目前最主要最嚴重的一個危機，便是農民的貧窮問題，換言之，即是吃飯問題，即是生存問題。目前國內各地農村間——恕我此刻沒有統計材料在手頭——數千萬農民都陷在饑餓、疾病、死亡的悲慘的境遇中。如果農民吃飯問題得到了解決，則其他問題便就容易解決得多。這一點想來梁先生也不會否認的。構成目前中國這樣嚴重的農民貧窮問題之原因甚多，如重賦苛捐等都是。而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地

主及高利貸者對農民的重租高利的剝削，特別分明的是地權分配的不均，這些，無疑的都是重要原因。目前多數農民沒有土地；即有土地的中小農，也在日益破落下去，淪為佃農雇農。梁先生曾說，鄒平荷澤沒有大地主，也很少十分窮困的貧農。此是鄒平、荷澤的情形。其實我們只要一看目前各種關於國內各地農村狀況的統計材料，便不難知道各地農村間地權集中的可驚的趨勢及地租，高利貸的慘酷的剝削情形。依梁先生的鄉建運動，能不能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能不能教地主減租？能不能教債主減利？更不能教地主把土地均分給農民，使個個農民都有生產的機會？這種種，如果不能，則農民的貧窮問題便是根本不得到解決，就是說，多數農民仍然沒得飯吃而陷饑餓、疾病、死亡的悲慘的境遇裏。在此，請問梁先生的鄉村建設從那裏建設起，梁先生要從鄉村建設上解決中國問題，請問中國問題從那裏解決起？依梁先生的說法，便是中國民族的解放從那裏解放起？

第三、梁先生大聲疾呼要教知識分子下鄉。據梁先生的意思，知識分子下鄉，同農民結合起來以後，便會發生一種新的力量，便能從而建設鄉村。結合的形式如何以及結合後為什麼就能發生出一種新的力量等問題，暫置不談。不過這裏有兩個先決問題：第一、要知識分子下鄉，根本知識分子自己先要有覺悟。目前知識分子是否正在如此覺悟呢？多數知識分子此後是否定會那樣覺悟起來走梁先生所走的路子呢？第二、假定如此，那末知識分子到了鄉間，也要吃飯；知識分子到鄉下去就有得飯吃嗎？知識分子都到鄉下去，誰給他吃飯呢？

上述三點，敬請梁先生逐一詳為見教。

梁漱溟 先說第一個問題。我們不是說中國問題之解決不是連環問題，中國問題之發生跟其他的不一樣。其他的例子，革命都是它自身問題的爆發，問題簡直在一點，很清楚；中國革命不是由內部自發的革命，是自外引發的革命，不是從政治方面發生的民主革命，也不是從經濟方面發生的民生或共產革命。照我的解釋：中國從他固有文化的特殊性讓他的社會構造歷久不變，只有一治一亂的循環，而沒有革命。這一歷久不變的社會不光說它的歷史沒有變，即說它向下去，假使不是走到近百年史這一步，世界大交通東西相遇，這向下去永不會變，秦始皇是可以倒的，但不過有的是明太祖。誰看不清這，誰便不能看出中國的前途，人類的前途；這一大套不會變的社會組織，讓它這樣下去，將更是細密，更密合，更平穩，更妥貼，結果更變不了，成為很成熟的一套。越自成其一套，與別的文化越不一樣，到清朝已經很是一套了。人類的文明走到了這一步，有了近百年史，讓老的文化的中國現在在一個新的環境裏，為所包圍，不斷受到刺激，不得不變化，否則便無法適應這一環境。中國的革命不是內部的爆發，要緊在這一點。讓它自己走下去，不會有什麼辛亥革命等事發生的。孫中山生長於澳門、香港，中國革命天然的要靠接受了外來的影響的人。如中國革命發源於甘肅，而不發源於廣東，則我承認中國革命是內部發生的。中國雖正值舊社會秩序破壞之時，中國人如不接受外來的思想，再聰敏的也不能聰敏到天邊去，絕不會想到革命。所以中國革命不是那一階級的人去革命。其他革命的例子大概是某一階級的，如感受政治上的不平等，感受最切的人到時機成熟時便起來解決那個問題。中國革命不是自下動起，是由上

領導去動的。內地無論怎樣苦，不會發動，它不是直接由苦痛逼出來的。中國問題不是政治、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近五六十年來，他們想變換方法去適應這個世界，不斷的變化，仍舊不行，每一度的變化，都沒有正面的積極的結果，只是原來那一套的崩潰、解體。每一度的變化、社會便更深一度的崩潰。這告訴我們，非崩潰完了從新生長，是沒有法子對付了，好似太碎的盤無法去完成了。什麼時候中國問題解決？重新生長，能與外面相適應，便是解決。

第二個問題我沒有聽清楚，先談談第三個問題。智識份子覺悟不覺悟，不是他本身的事，四面八方的情景所示非覺悟不可，不覺悟了上那兒去哩？我以我和我的朋友做例來說吧。我生在北京，父、祖父、即曾祖父都未在鄉村，可說和鄉村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做鄉村工作，是實心實意地在做。經過了多次的轉變，才轉變到鄉村建設。我的朋友們很多努力鄉村自救運動，辦河南村治學院的朋友，目的便在於鄉村自救。他們起初原想逃出去，終究不能逃，竟與紅槍會一齊幹，後來才轉變到如此。去年七月鄒平開鄉村問題討論會，聽到會各人報告從事鄉村工作的動機，來源各不相同。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識字運動，由外國轉到中國，由都市轉到鄉村，由識字轉變到生計教育等，內容較前豐富，即等於鄉村建設。華洋義賑會為防止災難於未來起見，提倡辦合作社，也轉變到這方面。中華職業教育社起初是辦店員訓練一類的事，後來改重鄉村和農業方面，也已經轉變。陶知行先生起初並不是辦鄉村教育，後來發現了曉莊，一時鄉村教育空氣濃厚，都是逼得如此。現在銀行多向鄉村去放款，也是為此。看清了歷史，即看清了未來。我國最近兩次革命都由智識份子

所領導，難道將來便不能嗎？中國社會問題之解決，就靠他們身上。中國智識份子肯為新智識以奔赴的，我相信中國智識份子能吃苦耐勞，發動鄉村運動。這開頭雖然很難，將來實行以後便無大困難。鄉村人民也肯化少數金錢以養智識份子，但是智識份子不回頭是不行的。

現在再談談第二個關於土地的問題。試問土地問題之解決是不是要靠一種力量？力量是不是要靠有人？我不敢忽略土地問題。我們要讓社會慢慢形成一種力量去解決。中國土地問題不單靠政府解決，智識份子下鄉去才能注意發現這個問題，即智識份子與鄉下人之間有一種聯絡，形成一種力量，才能去解決。其他的例子，社會改造的完成，多靠社會改造的團體奪取政權以完成；根據中國的歷史，中國大概是會如此的。

陳增善 聽了梁先生的話，得益不少；但梁先生對於本人提出的問題，並沒有完全答覆，這是一個遺憾！我對梁先生方才的話，又生了一些疑問。——很對不起在座諸位先生，給我佔去了不少諸位和梁先生討論的時間。此刻不想再把本人提出的三個問題與梁先生系統地繼續討論下去。望諸位再容許我幾分鐘時間，讓我只請問梁先生一些聽了梁先生剛才的話後所生的零細的疑問。

梁先生說，形成中國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歷代傳統下來的特殊性質的文化。這一點對不對不談。不過梁先生話中有一點，很使人費解。梁先生前面說，由於中國文化的傳統的特殊性，使中國歷代的社會構造——這裏且不談文化是否為社會構造本體中的一部分這問題——至近百年前為止，沒有改變過。這就是說，中國文化決定了中國的社會構造

。梁先生後來又說，自從近百年來，歐西文化侵入中國後，中國社會構造遂被破壞，使其不能與中國固有的文化相適合，於是便發生了中國問題。如照梁先生前面的說法推論起來，應該是歐西文化與中國文化先交接後，改變了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從而再來改變——或者說是破壞中國的社會構造。為什麼歐西文化侵入了中國以後，中國的固有文化便失去了決定中國社會構造的作用？為什麼歐西文化不先改變中國文化的特性，而必要跳過這一步，直接破壞中國的社會構造，使社會構造不能與固有文化的特殊性相適合呢？請梁先生詳細解釋。

關於第三個問題，即知識分子下鄉問題，梁先生歷述自己及梁先生的朋友們逐漸覺悟而歸依到從事鄉建運動的經過，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必然會向這個方向覺悟的例證。梁先生因此便確信中國知識分子是定會向此覺悟的。這實在是種極主觀的說法。這只是梁先生一己主觀的信仰。事實上，這問題在此空空討論，乃是很麻煩而難着邊際的。比如中國共有多少知識分子？幾年來知識分子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起來向梁先生所走的路子走去的有多少？凡此都須要有確切的材料做根據，才會得到客觀的結論；憑空口討論是討論不出結果來的。我們在日報上時常有的消息，只見知識分子失業或自殺之類的事實，却很難得看見知識分子如像梁先生所說，覺悟起來，毅然下鄉去做梁先生所做的工作那種消息。

梁先生話中沒有提到第三個問題中知識份子下鄉如何吃飯這個問題。梁先生自己，政府給予了一個大大的方便，把鄒平，荷澤整整兩縣給了梁先生去實驗「鄉村建設」。假定有不少不少知識分子已經覺悟起來，而且也具有如梁先生一般

的熱誠與毅力，願意下鄉去像梁先生這樣幹，要是政府不給他這麼一個方便，請問教他怎樣幹法？

這也請梁先生解釋。至第二個問題，梁先生並沒有確切完全的答覆，使我很失望。

梁漱溟 支撐文化的骨幹，就是社會結構；文化與社會結構不能分為兩件東西。請陳先生不要誤解我的話，我始終沒有那麼說過。智識份子辦鄉村工作，如鎮平衛輝等處我們的許多朋友都並沒有得到政府給予一點機會，可是他們還在幹。這不一定得到機會；不過得到機會較為方便而已！智識份子的下鄉，是必然的，全看有沒有志氣。其他的話，我不願多答覆了。

（討論會上午紀錄如上；以下是下午討論紀錄。）

梁漱溟 尹聘三先生剛才問我：（尹聘三先生係江蘇省立麥作試驗場場長。此處是指在討論會休息時尹君與梁先生私人談話間提出之問題，故問題原詞未錄。）眼前的工作什麼最切要？這可分兩層來回答：第一層。所謂切要各處有各處的切要，例如蕭縣前幾年土匪沒有肅清，別的事就談不到進行，故治安問題在當時最切要，現在便變為不切要；各地有各地的切要，不能一定。第二層，也不會各自不同地不同下去，此中還有共同的切要，就是任何中國鄉村社會都切要，是普遍的，為切要中之切要。

說到這，我想起前天趙光濤先生問我的話，他說團體組織，中國現在很需要，問鄒平有什麼設施麼？他又談起在他的工作中有按年齡性別而分別組織的各種團體。中國人太缺乏團結，組織是很要緊的。如果說，使中國社會進步有二切

要，則第一切要是如何輸入、引進、發揮西洋人近代的科學及其技術，第二切要便是團體組織。科學智識是我們的工具；「人」如再有辦法，則中國的政治經濟都有辦法，都可靠團體解決。中國社會是那樣的崩潰、解體，如果在破碎、矛盾中他能有辦法，那就是靠組織。有一點組織即有一點進步，有進步即有組織，是循環的，我以為團體組織頂重要。比較再明確一點說，如果真要進行，就要問中國為何缺乏團體組織？到底真的缺乏團體組織麼？看清缺乏自何處來的，以後才好做。中國自古缺乏團體，西洋人自古有團體，這個分別，最要緊一點在西洋有從前的宗教生活，中國沒有宗教。

宗教是人類初期文化所不可少的東西，生活的各方面都靠宗教，政治軍事醫藥都包含在宗教以內。尤其宗教對於從前的初期文化的人類更好的功用，在給那時人團體的生活。不借宗教是不會有團體的，宗教是有無團體的大關鍵。中國從前宗教不發達，所有的那些東西不是宗教。西洋人在宗教、經濟、政治上都有嚴密的團體，有很強的團體干涉力，如歐洲中世紀的經濟，即為團體干涉下的經濟，後來才漸謀自由而打破基爾特同業公會的組織。中國人供菩薩，不能算宗教；不分不算團體，天下一家不算團體；中國人信教無所分、無所合，如道教和佛教在鄉下人眼光中便分不清楚。各自關門過日子，零零碎碎的生活。政治上中國好像是沒有國家的國家，以沒有政治為政治，與西洋人對照起來，正好看得出來。歐洲小國林立，我們雖看其國很小，但它確是國家，故國際競爭向來很激烈。法國人如果不能團結，便不能擋住德國。國家對人民也非弄清楚不可，時時在干涉中，所以無論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團體干涉力都很強。中國國家長不像

國家，近來已走向像政治的路上去，曾經聽到河北省人這樣說：「交了糧，自在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就在於此。孫中山先生說過：中國人並不是沒有自由，實在太自由了。團體干涉的事，在中國幾乎沒有。中國的政治理想向來便是放任。自從西漢走上黃老無為之道，事實讓政府沒有力量，不得不採放任政策。漢曹參做宰相時，平日無事，頗嗜飲酒，他兒子勸諫他，他竟大怒而痛加責罰。實在中國政治最好是喝喝酒。

讓中國政治成這樣，第一因為中國內部社會構造的特殊，第二因為外部缺乏國際競爭。自漢以來，中國常說「統一寰宇」，可證是沒有國際競爭。因此，團體組織不緊湊，社會內部構造沒有階級的統治，一切國家都是靠武力統治，武力統治非靠階級不可，故無非階級的國家。中國有統治者而無統治階級，好像個人在統治，個人統治太困難，讓他不敢用他力量採干涉態度。中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生活都特殊，又無宗教，故形成一盤散沙，「自在王」的生活多麼舒適！中國現在吃很大的虧就為了這。有人嘆中國人太私，譬如定縣平教會說中國人是貧、愚、弱、私，難道「私」是在中國人血液中帶來的麼？中國人之私，不一定比西洋人厲害，這是後天的事，是後天所養成。私是公養成的，中國人之私實因太公了。西洋人之公是私養成的。公養成不出來公。西洋人有宗教，有階級，有這許多界限，有這許多小範圍，而他們的生活又與這小範圍很密切，從小範圍培養其公，即可說是由私培養其公。中國人不與人分，如戰區人民不能辨認中國旗和日本旗。中國人只有身家觀念，離不開生活的便是身家。再有關係的便是親戚鄉鄰；什麼階級不階級，他們找不出

來，國家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也養不成國家的觀念。中國人說「天下爲公」，讀書人開口閉口都是「天下」，天下無邊，無邊便無團體；公到了家，平常便不大用得着。外國人愛小範圍是私，實非公；自小範圍中看是公，自外看便是私。團體生活有兩件要素：一爲紀律的習慣，一爲團體組織的能力。中國人向無團體，所以不會開會。有團體組織能力便商量做事，不獨斷獨行；單是服從，單是命令，都不是組織。中國人頂不會商量做事情。西洋人爲什麼能服從多數？中國人如從前北京學生會的組織，意見稍有不合，便離開團體；西洋人因爲離開了團體便不能生活，所以能服從團體。非至私即爲公，公即爲私，不能訓練出公；徒捨私而成公，是不行的。所以說中國人爲私，我也承認，但私的來源非先天帶來的。中國人過去關門過日子，未嘗不可，遇到西洋近來這勢力便不行了：從前散漫而仍有相當條理，現在已經散亂，這頂無辦法。

此時想找一轉機，非訓練團體生活不可。欲建造新的團體制度，非培養新的政治習慣不可；新的政治習慣就是團體的生活，淺明的說即是會商量辦事的習慣。讓鄉村人民每人都主動的，是商量的一份子。欲建設新的經濟制度，更非團體生活不可。目前工廠之所以關門，實因受了外人的影響，因外人有團結所致。各國現已拋去十八九世紀的自由貿易，想集成大的力量，俄國固不需說，別的國家也如此。我們越能「合」便越能應付外面，如鄒平所織的布便抵抗不過外國貨，因爲鄒平人貪圖便宜，鄒平人仍是各顧各。現在在經濟上要走的一條路，便是合、合、合！希望中國人能產生代表國家的一個大的力量，能學俄國的樣子；但是照我們的推斷，

不能。從中國過去社會的構造及近年的崩潰，使中國不能產生代表國家的大力量，所以不得不「門合」。如合作社便是「門合」這村上三人或五人，那村三人或五人的。我的工作便是「門合」全國的人，把大家聯絡起來，希望團體生活的養成，所以我回答現在鄉村工作什麼最切要這個問題，便是團體組織，在經濟上是合作，在政治上是地方自治。因爲有了組織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解決問題，所以組織實在是切要中之切要。可是西洋近代團體生活的方式，近代的風氣，與我們現在的需要却不合。因爲它是對過去過強干涉力之反抗的風氣，不是向心的方向，而是離心的方向，這是指西洋近代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說的，近來民主主義的憲法實在就是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而來，是反抗，是解放，對團體生活說，是離心的。中國人不應該學西洋人離心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否則便更趨散漫。

郭影秋 梁先生，「目前最最切要的問題，就是要注意團體訓練，」關於理論方面，我們已經得到很多了，至于實施方法方面，還要請梁先生多多指教，因爲我們做實際工作的人，平常所感到的困難太多了。

我們知道，目前，足以促進團體組織的力量有兩種：一種是精神的，如宗教是，一種是物質的，如工廠是，我們幹鄉村運動的人，既不便勸他們信仰上帝，更不便向他們鼓動階級鬥爭，要想使民衆有團體訓練究竟從何處入手？再：當這農村經濟破產的時候，有許多農民因爲生活問題不能接受我們的訓練，結果我們所訓練的只是一些中產及中產以上的農民，這一部份農民是否可以代表我們所認爲的全體民衆？如若這一部份中產以上的農民，不足以代表全體民衆，那末，我們

要想使全體民衆都要接受我們的訓練，究要採用何種方法？

梁漱溟 這個問題恰如剛才迷劍花先生所說的，（指討論會休息時遂君與梁先生間之私人談話。）要組織民衆是否即照現在地方自治的辦法去做。回答這個問題，大體辦法，如我昨天答覆趙光濤先生所問的話，我昨天的答覆是說合作社，因為單靠勵志團等那種組織還不夠，因為那種組織彷彿還多靠着他們的精神及志願，這離真正的實際生活的組織還遠。組織落在生活上，落在事實上，與生活打成一片，這樣形成的團體，有力量；我所說的合作社，不過是舉例而已。

現在回答郭先生的問題，要使有產者無產者能合成一大組織，而沒有遺漏，這個要求在很多國家都很難做到，他們有階級的對立，合各階級爲一體，事實上做不到，不免有矛盾。現在中國怎麼樣？從某一局部去看，也很困難；可是我從大體上看，什麼事都沒有絕對的，是比較的。中國固有的社會很散漫，是沒有階級的——我的判斷是如此——在政治經濟上沒有壟斷，與階級社會不同，沒有正面的衝突，所以將全體合在一個團體中是可以的。近來中國社會已相當的資本主義化，近來雖有要求民主、自由、共產的，反而政治經濟漸有壟斷的趨勢；換句話說，有形成階級的趨勢。然而恰是不能形成；因為中國法律無效，便不能形成階級。中國不是不平的秩序，是無秩序，無命可革。在無秩序之中，養不成階級。日本之所以養成資產階級，實由近數十年維新以來有秩序所養成。郭先生的要求，讓中國人都歸到一個團體裏去，是可能的。真正的躲不開的兩大利害衝突，在中國是沒有的。我們可從一塊地方抓住中國人，慢慢地讓他合到一塊兒去。

。我們可從鄉村問題抓住了中國人十之八九，鄉村是與中國大多數有關係的，從鄉村運動可使中國人歸入一條轍裏去。

從何處入手呢？我們過去兩年在鄒平所辦的是鄉農學校，以現在的地方自治一套法規是組織不起來的。但是怎麼辦呢？我也不敢保。照我的所想得到的固可用，在未取得實驗權以前，可暫用鄉農學校辦法，以代替鄉村自治組織，而毫不衝突，如做得好，則神不知鬼不覺就地方自治了。

鄉農學校的辦法，每區設立一校，不必照現行區域，可現在去劃區，每一村莊或二三村莊可設立一校，在那地方用我們的力量去物色明白、公平、有力量、能辦事的人，做鄉農學校學董，拉攏他們，成立學董會，推定校長。學董不一定識字，校長要念過書的人，人品要格外講求。以當地所有人爲學生，從成年農民入手，使先入鄉農學校受教育，教員是事先培養好訓練好派去的，促進鄉村建設。鄉農學校由三項份子所構成，一爲地方領袖，二爲成年農民，能抓住這重要的，再參入派去的教員，方可成功。教的東西要隨他們的要，可分二類：一類是識字、算術、珠算、唱歌等課，另一類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解決當地的問題。以鄒平爲例，鄒平西部多山，問鄉下人民爲什麼沒有造林，實在因爲沒有組織，所以指導他們組織「林業公會」，後來又改爲林業合作社，這便是因地制宜的施教。又如鄒平城東南各鄉的養蠶合作社，城北各鄉的美棉栽植指導，冬季各鄉自衛指導等。鄉農學校爲人民解決各種問題，這便是團體組織，有組織才可做出事來。用鄉農學校這辦法組織鄉村，與地方自治是不抵觸的。

一封公開的信

致江雷晏高莊孟六先生

廿二年夏間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二屆年會曾以『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案』為討論中心。『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案』則有四起不同的草案，先印布給到會同人，以為討論資料。大會討論之後，為以下之決議：

(1) 社會教育應以『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為要旨；

(2) 四組原案，各地同志可於實施時，按照當地情形酌量採用之；

(3) 理事會應組織『鄉村建設具體方案編製委員會』，根據四組原案，及特別類中有關之提案，並廣徵意見，編製方案，提出下屆年會討論。

(說明)本社此次大會，同人雖於本案所包各項具體問題，尚未得意見歸一，但一致認為『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實今後社會教育之根本要旨。

過去一切革新運動，所以未見成功者，蓋以過去一切，始無外一種上層運動，而於下層民衆無與。今後必須使大多數民衆覺醒，獻其心力，而後建設可期，民族復興可致。而中國大多數的民衆，固在鄉村，此其一。

中國舊日社會之組織結構，訖於今日，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俱懸而未決。所論革新運動之中心工作，實應為解決各種問題，創

梁漱溟

建吾民族社會新組織結構之工作。而凡此問題之解決，新組織之結構之建設，必肇端於鄉村，此其二。

總前後兩義言之，民族復興端賴社會教育，而社會教育端在以鄉村建設為內容，夫然後可以完成其復興民族之功。

大會畢會後，理事會即據決議案第三條推定莊澤宣江問漁高陽孟憲承雷沛鴻梁漱溟六社員，并函請晏陽初先生共七人為委員，組織『鄉村建設具體方案編製委員會』，而指定漱溟主持進行。今春漱溟患病，復經理事會第七次會議指定高陽孟憲承二君協助進行。同時理事會有決議，第三屆年會以『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之具體實施辦法』為討論中心。比者漱溟大體已愈，高孟兩先生督促進行，以應年會需要。願七委員散處南北，各負職責，聚會面商殆不可能。即用通信方法，往返千里，亦甚需時日。眼前距年會不過兩月，能否圓滿交卷，良未敢知。今先由漱溟提出下列意見，分函同受委託之諸君，徵求教答，為初步之會商。

對於編製『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之具體實施方案』漱溟所見如次：

一、吾人編製此方案之先，必須問明，實行此方案者為誰？或：為誰而編製？為政府乎？為本社乎？假使不確定實行之主為誰，則此方案即無從編製。

二、不但實施之主必須確定，更且必須確知實施之對象（意指中國鄉村乃至全個社會）為何如？例如人口情形為何

如？土地情形爲何如？其他經濟情形爲何如？一切的一切，若不確知，此方案亦無從編製。

三、吾人在前列第二問題上，固無確實材料，可爲編製方案之憑藉，即進行調查，亦大不易得！以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瞬息萬變，迨調查有得之時，或已劇變不同也。

四、吾人在前列第一問題上，未承大會及理事會之明白指示，據激個人推測，或爲政府乎？但不免又有幾個疑難點：現在有穩定而統一之政府乎？假令不穩定不統一又何能負荷此使命？而瞻望前途，正未敢知穩定統一之把握果何在。若曰：姑假定其有望，而編製方案，則此方案乃懸一大可疑之假定於前，而民族復興與否，亦在不可知之數矣，豈非笑話！再則於政府力量有疑問之外，尙有政府意志是否在此之問題。假令有穩定統一之政府，而無意於鄉村建設，則奈何？且天下事主觀意志每每不足恃。政府未必有意爲苛捐雜稅，而苛捐雜稅卒不止；政府未必無意爲鄉村建設，而鄉村建設之功卒不見。故吾人不但需要一穩定統一的力量，而且需要此力量在客觀上必出於鄉村建設之一途。——此如何可得？

五、若此方案爲本社而編製，或爲一般有志鄉村建設之團體機關等而編製，則疑問更多！如此東一處西一處零散的工作，果足以完成鄉村建設，復興民族乎？假定聯絡進行而不零散，則對政府爲如何態度？分開兩不相干斷不可能；不相合必相衝突。相合自無問題，但方案恐將賴政府以施行，又無所謂爲社會團體而編製的方案。相衝突而我們失敗，則鄉村建設復誰去談？相衝突而我們勝利，則取而代之，我們即是政府，亦無所謂爲社會團體而編製的方案。故推論結果：

復興民族之鄉村建設，必有賴於政權，而方案之編製，不能不以『穩定統一之客觀上必出於鄉村建設一途的政府』爲前提。如是，又歸回到前面的問題——此如何可得？

六、以上皆爲根據理事會委任編製『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之具體實施方案』一題所有之分析推論。實則從激個人之所認識，中國自近百年世界交通以來，即入於文化轉變期，社會改造期，而同時人類文化亦屆大轉變期，其他民族社會同將改造，國際國內形勢，步步演變，重重擾動；此時一面按定一鄉村建設之主力，一面把握一實施建設之對像，更保留一從容之時間以事建設，實爲錯誤觀念，理不可得。但中國社會本一鄉村社會，中國文化本一鄉村文化，從其轉變改造之前半期言之，固必爲鄉村崩壞；而後半期新局面之轉現出來，由種種緣故，復必然爲鄉村建設。我所謂鄉村建設者蓋指此。此殆爲歷史進程之出於天者，非可製訂方案而人爲設施之也（此第一層意思）。然歷史原是人的歷史，何人非天，何天非人。吾人果能從過去歷史之認識，而有以觀測乎未來，則又未嘗不可從而推進歷史之車輪，以實現其必有之命運。於如何推進如何實現之中，亦未嘗不可有所謂方案者（此第二層意思）。但此類方案以客觀事實之分析推究爲主，而主觀之安排從之。其第一個方案，又必爲如何產生『一個能爲鄉村建設的力量』之方案，而非實施鄉村建設之方案（此第三層意思）。

七、『一個能爲鄉村建設的力量』意謂自鄉村建設之發起以訖完成，澈始澈終，一個能動的力量。此力量從廣泛言之，應即爲吾民族。以鄉村建設爲吾民族歷史前途之一轉變，能轉變者即吾民族。但嚴切言之，則發動主動在全民族社會

中必更有所在，不可備伺。吾人要須確實認識吾民族前途命運之必歸於鄉村建設，又分析推究得其原始能動的力量之所在，而後知前所問如何可得之『穩定統一必出於鄉村建設之一途的政府』乃不過此力量之一段表現，而所必可得者。如是因其形勢之固然，而為之安排規劃，俾此力量果得產生，果得表現。——此所謂第一個方案也。若此方案不可得，則鄉村建設具體實施方案不必作。必此方案成立，而後如何實

施建設乃有可言。
八、從上理由，漱謹向我編委會同人提議：本社第三屆年會，討論『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具體實施方案』一題時，應先從客觀形勢上討論是否將有一『鄉村建設之能動的力量』之產生；果有此形勢再從而安排一促其產生之方案。至於鄉村建設實施方案當在此方案之後，不妨留待下屆年會討論之。是否有當，乞賜教答為幸！

山東民衆教育月刊

第五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論教育部之民衆教育實施途徑.....	陳大白
從實施農民生計教育得到的認識.....	屈凌漢
如何制定民教館的工作計劃.....	梁容若
輔導鄉村小學教師進修辦法.....	蕭迪忱
化裝講演稿的編製法.....	閻折梧
山東荷澤實驗縣工作概況.....	孫廉泉
山東省立滋陽鄉師的推廣事業.....	趙勵齋
日本的電影教育.....	崔叔青
治療教育學.....	張顯之譯
大衆教育論壇.....	
從星嘉坡到科崙埠.....	董渭川

定價：每册一角五分，全年十册，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發行處

讀「一封公開的信」後的疑問

汝熊——增善

民國二十三年夏間本社第二屆年會曾以「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案」為討論中心。大會畢會後，理事會即據決議案第三條，推定梁漱溟莊澤宣江問漁高陽孟憲承雷沛鳴并函請晏陽初共七位先生，組織「鄉村建設具體方案編製委員會」。於此可見本社已確切認定「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實為今後社會教育之根本要旨無疑。

如此，由理事會推定及聘請組織之「鄉村建設具體方案編製委員會」所編制之方案，其內容如何，根本有否實施可能？不特為每一本社社員，並且為社外許多關心及從事中國社教工作乃至中國社會改造運動者所矚目注意者。現理事會已決議，第三屆年會即以「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之具體辦法」為討論中心，可知委員會所編製之方案中規具之原則與要點，即為三屆年會討論之依據；若果萬一此方案根本無實施之可能性或其中大部分原則上皆有「行不通」之處，則不但二屆年會所討論者毫無意義可言，即本屆年會討論之中心亦落了空。此與本會今後生命及中國社教前途乃至中國民族解放前途，實有嚴重的關係與影響者。

近在鄉村建設上得讀梁漱溟先生致江雷晏高莊孟六位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後，內中曾提出編製此方案的幾個根本問題，其實那亦即鄉村建設的根本問題，凡每一本社社員，對之都值得並且應該嚴重注意與透澈深思。

梁先生謂，於編製方案之先，必須確定如下兩個先決問題：第一、此方案為誰編製？即實行此方案之主力為誰？第

二、此方案實施之對象（意指中國鄉乃至全個社會）為如何？例如人口、土地及其他經濟情形為如何？并謂此二個問題中沒有一個問題無確定的答案，此方案即無從編製。

梁先生對於後一問題謂：「無確實材料，可為編製方案之憑藉；即進行調查，大亦不易得！以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瞬息萬變，迨調查有得之時，或已劇變不同。」言下大有無所及措手之苦。梁先生是鄉建運動的先輩，其實此一問題在梁先生開初提倡鄉建運動之時，應該早具定見，因此點為鄉村建設的理論的根本依據所在，由對於中國鄉村社會乃至全個社會的人口、土地及其他經濟情形的認識上始據以建立今日之所謂鄉村建設的具體主張；否則，何所據而云中國必須須所謂鄉村建設？或許梁先生胸中早具定見，然在編製方案的今日，猶言對於中國鄉村社會乃至全個社會之人口土地及其他經濟情形」等等，或到「無確實材料，可為編製方案之憑藉」，使記者不得不覺得梁先生提倡的鄉建運動有毫無根據的嫌疑。否則，請問梁先生的鄉建運動，「憑藉」什麼「確實材料」研究出來的呢？

不過這還不是鄉建問題的根本問題。梁先生雖以對於鄉村社會或全個社會「進行調查」，「大不易得」，遂連社會調查的根本功能都加以否認；其實如過去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金陵大學所做過之小規模的部份調查工作，結果都還有可觀；設社教同志即日起對此種工作加以致力，若干時日以後，必有所得。故第二問題就是相對的；至第一個問題

，才是鄉村建設的根本問題。

依梁先生之推論，此方若爲本社編製或爲一般有志鄉村建設之團體機關編製，則此種「東一處西一處零散的工作」，能否完成鄉村建設，「復興民族」，實爲一大疑問；且「假定聯絡進行而不零散」，則對政府不相合必相衝突，在此，與政府果取若何態度，又爲一大問題。故推論結果，實行此方案之主力不在本社或「一般有志鄉村建設之團體機關」。

既不在「本社」或「一般有志鄉村建設之團體機關」，則應必在政府。然梁先生早見及，說此必須以今日「有一穩定而統一之政府」爲前提。并明言；「假令不穩定不統一何能負荷此使命？而瞻望前途，正未敢知穩定統一之把握果何在」。且謂：「若曰：姑假定其有望而編製方案，則此方案乃懸一大可疑之假定於前，而民族復興與否，亦在不可知之數矣，豈非笑話？再則於政府力量有疑問之外，尙有政府意志是否在此之問題。假令有穩定統一之政府，而無意於鄉村建設，則奈何？這是一段很透徹的推論。依此推論結果，可知此方案之實施，「不但需要一穩定統一之政府」，「而且需要此力必是在客觀上出於鄉村建設之一途」之政府。此是懸在此方案前面的一個極苛刻的前提。

據此可知，假定說，目前此政府不是穩定統一之政府，將來也未必有希望能有一穩定統一之政府，則此方案決決「行不通」。又假定說目前政府爲統一穩定之政府，或將來必能產出一穩定統一之政府，然倘政府無意於鄉村建設，則此方案上斷斷「行不通」。這即等於說，鄉村建設是種空想，沒有出路的，走不通的。

設不然，則要使此方案能實施，要使鄉村建設能可行，必須本社自己須握有那樣一個政權，即如梁先生所謂「我即政府」始可；惟政權不可索取或酬贈，而奪取政權乃是國家政府所不容之反動行爲，且本社根本非一政黨，如何可以如此？然則那麼一個政府如何可得？

梁先生對此，有三點意思表示約言之，第一點謂近百年來爲世界文化轉變時期。中國文化本是鄉村文化，其轉變改造之前半期，必爲鄉村崩壞；而後半期必轉爲鄉村建設。此爲歷史進程之出於天者。第二點謂，歷史原是人類的歷史。人類根據對於過去歷史的認識以觀測未來，順從歷史進行的方向，則人類的作爲可推動歷史而能實施其所必有之命運。於如何推進、如何實現之中，亦未嘗不可有方案。第三點謂，但此類方案以客觀事實之分析推究爲主，而主觀之安排從之。其第一個方案，又必爲如何產生「一個能爲鄉村建設的力量」之方案，而非實施鄉村建設之方案。

此三點意思，對於前面所提的那個嚴重問題，即一個「穩定統一之客觀上必出於鄉村建一途之政府」如何可得？絲毫未曾觸碰到實際的解答，且在第三點意思上又回歸到原來的問題上去，不過換一個口氣說「如何產生「一個能爲鄉村建設的力量」。這里使讀者將感到大大的失望！梁先生根據自己的認識，主觀地肯定地相信「後半期新局面之轉現出來」的「必然爲鄉村建設」。所謂「後半期」，依梁先生之所見，該從什麼時候起始，到何時始完成呢？現在此刻是在「前半期」還是「後半期」呢？梁先生之所爲，當必不違背乎「歷史進程之出於天者」，則此時大概已入「後半期」。在此「後半期」我人所見到聽到的主要事實不是，「鄉村建設

「，倒是比往年更普遍更劇烈的「農村崩潰」。

如何推進如何實現此後半期「所必有之命運」的所謂方案，始終必須以先有「一個能為鄉村建設的力量」為前提，則此處所謂「力量」究為什麼呢？梁先生說：「此力量從廣泛言之，應即為我民族」。梁先生知道這樣說法，僮侗到要使讀者摸不着頭腦，所以梁先生又「嚴切」言明，此力量之發動主動，「必有所在」。在那裏呢？孰知梁先生。仍回歸到前面話上去，說「民族前途命運」「必歸於鄉村建設」，而所謂「一穩定統一客觀上必出於鄉村建設之一途的政府」乃不過此力量之一段表現。」梁先生在公開信上明白說：「復興民族的鄉村建設」，必有賴於政權；方案之編製，不能不以「穩定統一」的客觀上必出於鄉村建設一途的政府「為前提，這裏，「必」、「不能不」及「政權」、「政府」這幾個字梁先生咬得很着實的，孰知後面却說「政府不過此力量之一段表現」這一個「必」須的且「不能不」須要的前提，其本身却會變做「此力量之一段表現」，這是記者所想不到。請問此「一段表現」什麼時候才表現呢？還要否前提呢？除此「一段表現」以外，其他「各段」如何表現呢？除了「政府」，除了「政權」，還有什麼方式什麼性質的「穩定統一」能為鄉村建設的力量呢？便是這「不過力量之一段表現」的穩定統一的客觀上必出於鄉村建設一途的政府「如何可得」呢？這些梁先生都未告訴讀者。梁先生唯一直截了當的回答是：「而所必可得者」六個大字。

記者非梁先生自己，看了梁先生「而所必可得者」六個大字，實在不敢如此相信。我要問：「究竟何時可得？」

不可得將奈何？」學梁先生說法：「若曰，姑假定其有望」，此「出於天者」之「歷史進程」「懸一大可疑之假定於前」，「豈非笑話」？

以上所云，絕非對「梁先生無理取鬧，乃是讀了梁先生公開信後，所必然引發的疑問，這是記者可以向梁先生懇切說明的。梁先生在公開信中所提出的實施鄉村建設所必須的那麼一個政權或政府問題，記者認為很對而且很透徹的卓見，不幸梁先生自己的解答，絕未跳出「此如何可得」這道高牆一步。

下屆大會討論之中心，依本社理事會決，為「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之具體實施辦法」，而現在梁先生分析推論結果，必須如何產生「穩定統一的」客觀上必「能為鄉村建設的力量」這方案先得確定，是則下屆年會「必須先討論此問題無疑。以己「一致認定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為今後社會教育之根本要旨」之本社，時至今日，尚須要來討論如何產生「一個能為鄉村建設的力量」此種前提問題，實在是一種伎人扼腕的事。此尚不打緊。萬一那「力量」若「不可得」或第一方案無從確切編定時，則不但「具體實施方案不必作」，以後的鄉建運動亦可立即中止，且事理上也將不得不中止。

這問題是橫阻在鄉建運動前面的一道絕壁，如果第三屆年會對它無法克服，所討論的仍跳不出「此如何可得」幾個字一步，則將奈何？在此，不特本社每一社員，即社外關心或從事社教運動乃至中國社會改造運動的人士對之所宜注意所宜深思的。

記者謹將上述疑問，就於教社中諸同志并梁先生。

卷 二 第
期 九 第
(角三洋大售零)

圖書評論

劉英士主編

價 閱 訂

外 國		內 國	
年全	年半	年全	年半
四元八角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目 要

譚戒甫：孔子學易問題商兌
 周鯁生：介紹一本新出版的國際關係書目
 梁鑒立：李聖五著國際公法論
 王飛崖：李聖五著國際公法論
 阮毅成：錢九威譯烏利五著憲法學精義
 李鏡池：王治心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陳舜樂：楊蔭深編先秦文學大綱
 梁質秋：傅東華譯近世文學批評
 曹元宇：教育部公布化學命名原則
 章襄同：傅繼良編新撰普通心理學掛圖及其說明書

第一卷
布面金字

合訂本
現在優待讀者，上下二册祇售大洋三元二角，欲購者務請從速。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號七卷軍將京南
版出社論評書圖

鄉 村 建 設

刊 合 期 六 五 廿 第 卷 三 第

錄 目

村學鄉學釋義.....	梁漱溟
鄉村組織的幾個重要問題.....	茹春浦
論智識份子下鄉.....	李 鼎
我對梁漱溟先生的印象零片.....	李靖宇
如何鑑定種子的品級.....	冷紹權
鄉運消息	
▲一箇農村青年服務團員	
給志在農村建設運動者的信.....	方悻農
本院紀事	
一、改革實驗行政組織經費預算	
二、梁先生返院	
三、立第一分院	
四、設立醬油廠	
五、籌備招生	
六、參觀者題名	
書報介紹.....	編 者
編輯後記	

版 出 一 十 月 五 年 三 廿 國 民 華 中
分 八 册 每 售 零 刊 合
角 二 元 一 洋 大 期 十 三 年 全 預 訂
角 六 洋 大 期 二 十 年 半

費 郵 收 不 閱 訂 待 優

部 輯 編 刊 旬 院 究 研 設 建 村 鄉 東 山 平 鄒 處 行 發
處 公 辦 院 究 研 內 廳 教 根 牆 院 貢 南 濟 處 行 發
售 代 有 均 局 書 大 各 市 省 各